五百家註柳先生集

三

軫狐偃為晉謀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晉作三軍狐偃將上軍先軫佐下軍事見史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音樹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襲音習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韓曰周莊王十一年齊桓公立鮑叔牙曰君欲伯王非管夷吾不可公從之自仲用而齊以大治及桓公四十一年管仲病桓公以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問誰可相仲歷數其不可公卒用三子而三子專權自是因內寵殺羣吏擅廢立無所不至矣則獲原啟疆適其始政所以觀示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強以義則

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童曰按史景監秦孝公之寵臣也衛鞅公孫氏衛之諸庶孽公子始事魏相公叔痤其後去魏之秦因景監以見孝公凡一再以帝王為說孝公不納終獻強國之說孝公始善之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言矣鞅遂用於秦○鞅於亮切弘石得以殺望之童曰按史弘恭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元帝即位委以政事蕭望之等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國家樞機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由是恭顯遂譖望之令自殺誤之者晉文公也誤一作設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一作問非失問舉非失舉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

左傳善為國者賞不僭刑亦不濫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以向違害者不知所以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偽韋曰讞議罪也魚列魚戰語蹇三反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張曰籲呼也書無辜籲天號音豪下同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

得禮孫曰禮記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又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於不仕弗與共天下也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胷讎是周反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戕音牆是悖驁而凌上也悖音孛驁音傲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

者蓋以寃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已甚哉（一作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孫曰定四年公羊傳之文注云一往一來曰推刃不除害謂取讎身而已不復兼其子）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

（不盡信於史始可與言史經史猶有不可信者阨於灰燼之餘汩於異端之學也謂伊尹以滋味干湯謂西伯以陰謀傾商遷史每每如此豈特翦桐一事誣周公哉讀遷史者當知其為實錄又當知史之失自遷始）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世家作史佚見題註）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孫曰謂唐叔虞）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當並如字）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中去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

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二當字丁浪切）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孫曰逢謂逢迎也孟子曰逢君之惡其罪大）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

為君臣者耶是直小文夫缺缺者之事孫曰老子其政察察而其民缺缺缺缺小智兒與缺缺同缺傾雪切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童曰史佚周武王時太史尹佚也佚音逸

## 辯列子

孫曰漢志列子八篇先於莊子莊子稱之韓曰公謂列子當在魯穆公時其曰鄭穆公時非是言實信然蓋嘗考之鄭穆公立於周襄王二十五年則其生當在周莊惠王之際其去孔子生於周靈王之二十年識幾百年若列子當鄭穆公時則是先夫子而生已若干年今觀其書乃有仲尼篇且多所紀述夫子及諸門弟子事則列子當生魯穆公時而非鄭穆公時決矣一字

之誤乃爾哉魯穆公之立在夫子既沒之後云黄曰列子之書其言皆出於列子之後文子之書或合孟子數家之旨亦可謂駁而不純矣而不甚斥於柳子者蓋君子論人愛憎有權陽虎竊寶玉大弓乃魯之賊而為富不仁之言孟子稱之於七篇憎而知其善者也子厚之於二書亦孟子取陽虎之意歟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録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孫曰鄭穆公名蘭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繻音須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

禍不得逮乎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適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為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辯文子

孫曰漢志文子九篇與孔子同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按文子稱墨子墨子稱吳起皆周安王時人韓曰史記註范蠡傳文子姓辛名研文子其字也癸丘濮上人號曰計然其書十二

篇摭唐藝文志有徐靈府註有李暹訓註其學蓋受於老子或者謂此書特文子録老子遺言為十二篇且劉向所録止九卷今觀公之文與藝文志及徐李所註卷數皆合豈徐李有以析之歟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時有若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管輩數家皆見剽竊嶢然而出其類嶢山高貌音堯字或從嶤其意緒文辭叉牙相抵而不合韓曰說文云叉手指相錯牙齒也象上下相錯之形叉初加切牙朱加切不知人之增益之歟

或者衆為聚斂以成其書歟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憫其為之也勞今刊去謬悪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為發其意藏於家

## 論語辯二篇

### 上篇

韓曰公疑論語非成於孔子諸弟子手然聖門師弟子道統之傳咸出此書或曾子諸弟子成之其亦必有自來矣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

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韓曰夫子生於周靈王二十年曾子生於周敬王十五年孫曰孔子卒時七十二曾子年二十六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為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弟子以有子為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孫曰孔子既歿諸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有所問有若默然無以應弟

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坐也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孫曰二人曾子弟子與為之爾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下篇

韓曰此篇論堯曰首章之言謂夫子素所諷道之辭誠得其旨蓋揖遜征伐之事皆萃此數語間非聖人諷道之餘其何以表見於後世者耶黃曰孔安國之疏謂堯曰之文為明天道垂訓將來誠有得夫聖人之心柳子亦謂堯曰之言為聖人之大志其智足以知聖人亦不減於孔

氏矣

堯曰咨爾舜天之歴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孫曰論語註云困極窮盡言極盡四海皆服其化天禄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余小子履履湯名敢用玄牡孫曰夏尚黑時未改夏色故猶用黑牡敢昭告於皇上后土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

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對之辭爾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何也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諷誦也方鳳切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者

也（覆蓋也敷救切）上之堯舜之不遭（上之一作上言）而禪不及已（禪音擅）下之無湯之勢（下之一作下言）而已不得為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其勞死怨呼而已之德涸然無所依而施（涸竭也音鶴）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為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 辯鬼谷子

韓曰史記蘇秦傳註云鬼谷子戰國時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因以自號蘇秦張儀師之受縱

橫之事其書三卷唐藝文志有樂臺註有尹知章註然其書敘謂此書即授秦儀者捭闔之術十三章本經持樞中經三篇又有梁陶弘景註令公又謂有元冀者為之指要唐史遂以蘇秦為鬼谷子誤矣

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為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為無取一作能漢時劉向班固録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盭峭薄韓曰說文云盭戾也音戾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葆寶也音保尤者晚乃益出七術孫曰鬼谷子書下篇有陰符七術謂盛神法五龍養志法靈龜實意法騰

蛇分威法伏熊散勢法鷙鳥轉圓法猛獸損兑法靈蓍七章是也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如字而道益陋陋隘也音洽使人狙狂失守狙猿屬子余切而易於陷墜補註晁氏讀書志曰公論鬼谷子書如此而來鶡亦云鬼谷子皆教人詭紿激訐揣測猾滑之術悉備於章學之者唯儀秦而已欲知是書者二子之言略盡之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令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為好術也過矣黄曰治異端者塞其源去惡木者拔其本儀秦縱横孟子以妾婦處之荀卿以詐人待之衛琯以亂國政責之愚謂二子不足罪使無鬼谷之學則朝縱暮横孰從而師事之故欲開先聖之道距縱横之術者不可使鬼谷之言一日得行於天下也元冀何人作為指要妄以七術表而出之無意援溺而反推波助瀾元生區區自鄶無譏

遏恐當塗之士嗜痔舐
臭則誤天下必甚矣

## 辯晏子春秋

韓曰晏子齊晏嬰也其書十二篇唐藝文志皆載之公謂不當列之儒家中今觀其書信然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為書或曰晏子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為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為已術者且其旨多尚同兼愛孫曰墨子有尚同三篇又孟子曰墨子兼愛是無父也非樂節用非厚葬久

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棗及古冶子等孫曰晏子春秋曰公孫捷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於公餽之二桃曰三子計功而食之公孫捷曰吾持楯而再搏乳虎可以食桃田開疆曰吾杖兵而禦三軍者再可以食桃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河黿銜右驂以入底柱之流潛行水底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而殺之左挈馬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可以食桃矣二子曰吾勇不若子功不逮子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契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吾獨生不仁亦契領而死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録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

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録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為墨也為是書者墨之道也

## 辯亢倉子

韓曰唐藝文志註云天寶元年詔號亢倉子為洞靈真經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謂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今此書其士元補亡者耶宜公有所不取也史記註亢音庚亢倉子王部本作庚桑子司馬彪曰庚桑楚人姓名

太史公為莊周列傳稱其為書畏累亢桑子皆空言無

事實　韓曰史記莊子傳索隱曰按莊子畏累虛篇名也即老聃弟子畏累鄒氏童曰畏累或作畏壘莊子音註云畏壘山名或云在魯或云在梁州〇畏於鬼切又烏罪切累音壘又力罪切今世有亢桑子書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尚不能有事實又況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為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錄書無亢倉子而今之為術者乃始為之傳註以教於世不亦惑乎

辯鶡冠子

集註西漢藝文志有鶡冠子一篇下註云楚人居深山不顯名氏以鶡羽為冠因自號焉唐志

亦有鶡冠子三卷今其為書凡十九篇蓋論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韓文公云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學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三讀其詞而悲之即此書也惟世兵篇頗與鵩賦相亂餘十八篇則否公之辯似但見此一篇故云耳鶡似雉音曷

余讀賈誼鵩賦嘉其辭鵩音服而學者以為盡出鶡冠子余往來京師求鶡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引用為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偽為其書反用鵩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

權孫曰鶡冠子無此語不稱鶡冠子遷號為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鶡冠子書亦必不取鵩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五百家註柳先生集卷四

吉尤愍慜焉孫曰謂下易詩所載是也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孫曰書今天動威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韓曰謂比干無與吾祀故不為委身以存祀誠仁矣韓曰謂微子與亡吾國故不忍與音預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孫曰詩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與之俯仰晦是謩範謩與謨同辱於囚奴孫曰書囚奴正士正士即謂箕子也昏而與邪隤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孫曰夷傷也日入地中明夷之義故卦曰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孫曰大法洪範也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

大典孫曰書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彞倫攸敘彞倫常道也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孫曰書傳云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鮮音仙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為華化及民也孫曰漢書地理志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為其家奴女子為婢欲自償者人五十萬雖免為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讎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飲食以籩豆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率是大道藂於厥躬藂徂紅切正作叢俗作藂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於虖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

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斃頓也音敝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孫曰汲郡今衛州紂故都也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謩宗祀用繁孫曰自箕子後傳四十餘世至朝鮮侯準自稱王繁字一作係夷民其蘇憲憲大人童曰憲憲興盛貌見中庸註音顯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汙明哲在躬不陋為奴冲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詘而伸詘音

屈卒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為徒孫曰易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孫曰謂唐始立廟祀之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道州文宣王廟碑

童曰唐書歸崇敬傳贊引此碑黄曰薛伯高評十哲之科妄出後世而開元之祀非夫子志是已失矣子厚於碑反指為確論宋子京贊唐史灼見其非追咎薛氏而予厚之失俟來者愚請畢之夫顏淵以下十人皆孔門高第顯顯間出者謂非盡其徒可乎取其所長序以四科萬世而後知有聖言品題不敢擬議可謂後世之妄乎李元瓘雖非名臣而請祀十哲列為坐像務尊師重道是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何害

其為夫子志乎嗟夫伯高妄論之於前柳子溢美之於後微景文之論則薛得為賢守柳得為通儒

謹案其年月日韓曰按集有序鼻亭神記云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此云其年即元和九年也儒師河東薛公伯高孫曰伯高名景晦由尚書刑部郎中為道州明年二月丁亥韓曰即元和十年公用牲幣祭於先聖文宣王之廟夜漏未盡三刻公玄冕以入孫曰周禮司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又曰祭羣小祀則玄冕就位於庭惕焉深惟夫子之祀爰自京師大學徧于州邑遐淵僻陋咸用斯時致奠展誠宿燎設懸孫曰周禮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註云樹於門外曰大燭於

門內曰庭燎設懸謂懸筍簴之屬也○燎力照切音了鐏俎旂章孫曰禮記月令以為旂章註云章幟鐏音尊粲穆布列周天之下嗚呼夫子之道閎肆尊顯二帝三王其無以侔大也然其堂庭庳陋庳短也音卑又音婢椽棟毀墜曾不及浮圖外說孫曰外說鬼神之類也克壯厥居水潦仍至歲加蕩沃公蹙然不寧若罔獲承既祭而出登墉以望爰得美地豐衍端夷衍廣也水環以流有頖宮之制孫曰禮記王制天子辟雍諸侯頖宮皆學名也頖與泮同是日樹表列位樹立也由禮考宜然後節用以制貨財乘時以僦功役僦即就切逾年而克有成廟舍峻

厥所謂妄異科第坐祀十人以為哲（孫曰開元八年敕改顏子等十哲為坐像悉預配享）豈夫子志哉余案月令則曰釋奠于先聖先師（則曰一本作則由一本作曰則）國之故也（故典故也）乃立夫子像配以顏氏籩豆既嘉筮鏞既成（鏞大鐘名）九年八月丁未（韓曰當作十年八月蓋唐制釋奠春秋皆用上丁以長歷推之九年八月乙亥朔是月无丁未且新廟之作起于十年二月丁亥既祭之後云）公祭於新廟退考疑義合以燕饗萬民翼翼觀禮識古於是春秋師晉陵蔣堅易師沙門凝[illegible]（音辯俗作[illegible]）助敎某學生某等來告願刻金石明夫子之道及公之勤惟夫子

咸會嘉有攸告吉日丁亥獻於頖宮庭燎伊煌音皇有煥其容公升於位心莫不恭爰念聖祀徧於海邦服冕陳罷州邑攸同咸忻以歆歆歔也音希思報聖功卜遷於嘉惟吉之逢畇畇其原孫曰詩畇畇原隰曾孫田之畇墾田也均匀二音既夷且大渙渙其流孫曰詩溱與洧方渙渙兮渙渙水流貌實環於外作廟有嚴昭祀顯配潔茲罷用觀禮斯會布筵伊位作廩伊秩以豐其儀以壯其室新宮既成崇報孔明千古有經公粹厥誠邦民之良弁服是纓公躬講論虔黙以聽平聲公降酬

酢進退齊平柔肌洽體莫不充盈歸權于心父子弟兄欽惟聖王厥道無涯世有頌辭益疚其多疚音究公斯考禮民感休嘉感作咸一從於魯風祇以詠歌公錫於天眉壽來加孫曰詩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公賚於王賚賜予也休命是荷音何師於辟雍大邦以和侑酳申申孫曰賈山傳養三老五更于太學執醬而饋執爵而酳酳者少少飲酒食已而蕩口也此言景晦將入為天子三老養于太學亦魯頌祝僖公之意云○酳音胤王道式訛諸儒作詩思繼頖水丕揚厥聲以告太史

##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為南夷韓曰柳州隸嶺南故云古為南夷椎髻卉裳韓曰漢書李陵傳胡服椎結師古曰結讀為髻一撮之髻其形如椎書島夷卉服卉草也絺葛之屬○椎音槌髻音計卉音毀攻劫鬬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孫曰柔安也書曰柔遠能邇秦漢之勇不能威至于有國孫曰謂唐有天下始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孫曰周禮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謂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為九冠帶憲令進用文事一作士學者道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義旋辟唯諾旋音璿辟音壁又音僻唯以水切中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知唐之德大以遐孔氏之

道尊而明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廟屋壞幾毀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孫曰是歲七月公至柳州）大懼不任以墜教基丁未奠薦法齊時事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獻三官衣布（孫曰語曰齋必有明衣布註云以布為沐浴之衣）洎于羸財取土木金石徵工僦功完舊益新十月乙丑王宮正室成乃安神棲乃正法庭祗會羣吏卜日之吉虔告於王靈曰昔者夫子嘗欲居九夷其時門人猶有惑聖言令夫子代千有餘載其教始行至于是邦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

義又況巍然炳然臨而炙之乎後闕

惟夫子以神道設教孫曰易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我今罔敢知欽若茲教以寧其神追思告誨如在於前苟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無陋罔貳昔言孫曰語曰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申陳嚴祀永永是尊麗牲有碑韓曰禮祭義祭之日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註麗猶繫也刻在廟門

## 終南山祠堂碑并序

孫曰漢志扶風武功縣東有終南山韓曰潘岳關中記云一名中南山言在天之中居都之南

愆陽化為豐穰實我粢盛人賴蓄給鼓腹而歌以樂其生巍巍靈山興利產財作固鎬京孫曰詩宅是鎬京鎬京武王所都其地在長安西上林苑中○鎬下老切擁其嘉休眷祐于人永宅厥靈奕奕新廟孫曰奕奕佼美也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奕奕音亦與弈同整頓端莊神位密清後祀承則絜心勤禮導暢純精邑吏耆夫鮐背鯢齒孫曰鮐背鯢齒耆壽徵鮐音臺鯢音倪願垂表經頌宣聖德篆刻堅石永世飛聲此詞三句為韻

## 太白山祠堂碑 并序

事有恪革去狹陋愜閎棟宇階室之廣三倍其初翌日大雨黍稷用豐野夫謳謠欽聖信神願垂頌聲刻在金石文曰 文亡

碑陰文

韓曰韓裴蓋有勞于二祠者也故公又作文碑陰以志之

時尹韓府君諱皐祇奉制詔發付邑吏令裴府君諱均承荷君公之命督就祠宇涖事謹甚克媚神意用獲顯貺邑人靈之其事遂聞詔書嘉異勞主者甚厚 勞力到切 乃

刻茲石立於西序右階之下肆列裴氏之政于碑之陰惟君教行於家德施于人撫字惠厚柔仁博愛之道洽於鰥嫠（上姑頑切 下陵之切）廉毅肅給威斷猛制之令行於强禦獄訟不私于上罪責不及於下農事課勵厚生克勤征賦首入而其人益贍創立傳館平易道路（易以豉切）改作甚力而其人彌逸韓府君每用嘉褒稱其理為甸服最今茲設廟位神神歡而寧宜為君之誠敬克合於上用啟之也不可以不志

湘源二妃廟碑

韓曰永州縣四湘源其一也公時爲永州司馬作二妃事韓文公黃陵廟碑紀之甚悉湘音相

元和九年八月二十日湘源二妃廟災韓曰天火曰災司功掾守令彭城劉知剛孫曰唐有司功參軍守攝也以司功攝令也主簿安邑衛之武告於州刺史御史中丞清河崔公能能史有傳祇栗厥戒會羣吏洎衆工發開元詔書懼廢守祀搜考羸羨羨餘也延西切均節委積孫曰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註云少曰委多曰積皆聚也○委於僞切積子智切咸執牘聿孫曰說文牘書版聿所以書楚謂之聿吳謂之不聿燕謂之弗至於

祠下稽度既備度徒洛切傭役惟時斬木於上游陶埴於水涯埴埏也音植涯音宜又宜佳切迺桴迺載孫曰桴編木以渡工逸事遂作貌顯嚴粲然而咸十有一月庚辰陳奠薦辭立石于廟門之宇下唯父子夫婦人道之大大哉二神咸極其會為子而父堯為婦而夫舜孫曰列女傳舜二妃堯之二女曰娥皇女英齊聖並明弼成授受内若嚚瞽補注若順也書曰瞽子父頑母嚚上承輝光克艱以又德罔不至帝既野死孫曰史記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神亦不返孫曰二妃從舜不及道死于沅湘之間食于茲川古有常典

毆祓戾孽毆祓驅除也音區弗恢宣淑靈敢或失職以奸大刑奸音干有翼其恭有苾其馨苾香也薄必切沉牲爰告周禮以貍沉祭山林川澤注云祭川澤曰沉即石是銘銘曰

淵懿承聖舜妻堯女德形嬀汭孫曰書釐降二女于嬀汭嬀水之汭也韓曰史記堯妻舜二女以觀其德舜飭下二女于嬀汭嬀汭舜所居嬀水之汭○嬀俱為切汭儒税切神位湘滸音虎揆茲有初克碩厥宇碩壯大也唐命扶祀茲邑攸主毛牷既疈孫曰周禮牧人凡陽祀用騂牷毛之陰祀用黝牷毛之毛之取純毛也說文牛純色曰牷○牷音全韓曰疈字一本作肆周禮副辜祭籀作疈疈柏逼切椒馨爰糈韓曰詩有椒斯馨糈祭神米先

呂切肖於萬年期保伊祐潛火煽孽炧於融風孫曰說文云炧風而火盛貌左傳十八年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注東北風曰融風融風木也木火母故曰火之始神風播遷時罔克襲邑令羣吏告於君公廉用積餘康節也以訖爾功桴木負埴童曰桴者編竹木為之大曰筏小曰桴桴音敷載流於江既夷以成崇宇峻墉潔嚴清閒音閑左右率從神樂來歸徒御雍雍神既安止邦人載喜奉其吉玉一作主以對嘉祉南風滑滑韓曰說文云滑露貌音骨又私呂切湘水如舞將子無諱一作護神聽鐘鼓豐其交報邦邑是與刻此樂歌以極終古

## 饒娥碑

韓曰史云饒娥字瓊姬饒州樂平人父勳餘恙如碑所載又云鄉人輿之歸賵具禮葬父及娥鄱水之陰縣令魏仲光碣其墓建中初黜陟使鄭叔則表旌其閭河東柳宗元為立碑

饒娥饒人饒姓娥名世漁鄱水（鄱蒲波切）娥為室女淵懿靖專（靖一作靜）雖小家未嘗出游治絺葛（孫曰葛所以為絺綌精曰絺麄曰綌）供女事循整鄉閭敬式娥父醉漁風卒起不能舟遂以溺死求屍不得（孫曰娥父勳漁于江遇風濤舟覆尸不出）娥聞父死走哭水上三日不食耳鼻流血氣盡伏死明日屍出黿魚鼉蛟浮

死萬數塞川下流孫曰娥年十四哭水上不食三日死俄大震雷水蟲多死父屍浮出鄐

旁下民悲感怨號上音寃下音毫以為神奇縣人鄉人會錢具

儀葬娥鄐水西橫道上追思不足相與作石以詒後世

並見題注詒一作詔其辭曰

生德無類氣靈而休嗟茲孝娥惟行之周淵懿含貞好

靖不游纖葛絺紵纖思廉切絺丑知切紵直呂切克供以修蒸蒸在家

其父世漁飲酒不節死乎風濤乎一作于又一作於匍匐來哭號

天以呼顏目耳鼻膏血交流三日頓踣韓曰踣說文云斃也僵也○踣

其醒而殺之簡子渡用楫者少一人娟願備父持楫許之中流為簡子發河激之歌簡子悅以為夫人謳烏侯切亦音區肉刑不施漢美淳于孫曰史記漢文帝十三年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上書天子悲憐其意五月有詔除肉刑法事亦見漢刑法志烈烈孝娥水死上虞孫曰邯鄲淳曹娥碑曰娥上虞曹盱之女盱能按節撫歌婆娑樂神漢安二年五月時迎伍君逆濤而上為水所淹不得其尸娥時年十四號慕思盱哀吟澤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死經五日抱父死屍出度尚設祭誄之范曄後漢史云迎婆娑神謬矣當以碑為正娥之至德實與為傳恒人有言惟教是圖懿茲德女家世不儒奇行特出神道莫酬窮哀罔泄終古以留鄉人好禮爰立茲丘建銘當道孫曰當道即謂

（横道上也）過者下車

唐故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南府君睢陽廟碑　并序

（集註南府君名霽雲魏州頓丘人祿山反張巡許遠守睢陽遣霽雲乞師于賀蘭進明不果如請事詳碑中霽雲還入城十月城陷與巡等同被害初贈開府儀同三司再贈揚州大都督）

急病讓夷義之先（孫曰國語臧文仲曰賢者急病讓夷居官當事不避難夷平也）圖國忘死貞之大（孫曰昭元年左氏趙孟稱叔孫豹曰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利合而動乃市賈之相求（賈音古）恩加而感則報施之常道睢

陽所以不階王命橫絕凶威越千祀而挺生奮百代而特立者也時惟南公天與孝勇孫曰詩無拳無勇注拳力也無神資機智藝窮百中韓曰史記養由基去楊葉百步射之百發百中霽雲傳善騎射見賊百步內射之發無不應豪出千人不遇與詞鬱尨眉之都尉孫曰張衡賦曰尉尨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見武註漢武故事曰上至郎署見一老郎鬢眉皓白問何時為郎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以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也上感其言擢為會稽都尉數奇見惜挫猨臂之將軍韓曰史記上以李廣數奇孟康曰奇隻不耦也又曰廣為人長猨臂善射亦天性也如淳曰臂如猨通肩數所角切奇居宜切天寶末冦劇

憑陵隤突河華 華山名音畫 天旋虧斗極之位地圮積狐狸之穴 圮毀也又說文云山無草木也圮音起 親賢在庭子駿陳謩以佐命 孫曰劉歆字子駿為王莽佐命官至國師 元老用武夷甫委師而勸進 孫曰晉王衍字夷甫嘗與東海王越共討苟晞越薨衆推衍為師衍辭讓而舉軍為石勒所破勒執衍等問以晉故衍因勸勒稱尊號 惟公與南陽張公巡高陽許公遠義氣懸合訏謀大同 訏大也又說文云齊楚謂信曰訏訏匈于切 誓鳩武旅以遏橫潰 橫戶孟切潰音會 裂裳而千里來應 韓曰文選脫耒為兵裂裳為旗 左袒而一呼皆至 韓曰漢書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袒左為劉氏呼火故切 柱厲不知而死

難孫曰列子柱厲叔事莒敖公自以為不知已去居海上及公有難乃往死之曰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狼瞫見黜而奔師孫曰文二年左氏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斬囚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狼瞫怒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瞫尸甚式袵二切忠謀朗然萬夫齊力一作志公以推讓且專奮擊為馬軍兵馬使出戰則羣校同强韓曰謂賊四張通晤陷宋曹等州張公巡率吏哭玄元祠遂起兵討賊從者千餘也入守而百雉齊固韓曰百雉城也城高三堵為雉謂賊攻雍丘張公巡設百樓櫓城上束芻灌油以焚賊不敢向也初據雍丘孫曰至德元載三月真源令張巡起兵討賊據雍丘韓曰謂單父尉賈賁合兵擊宋州張通晤走襄邑為頓丘令所殺賁引軍進至雍丘巡與之合

有衆二十也雍丘隸汴州謂非要害將保江淮之臣庶通南北之奏復孫曰周禮諸臣之復萬民之逆拔我義類扼於睢陽孫曰十二月巡拔雍丘東守寧陵二載正月賊將尹子奇冦睢陽睢陽太守許遠告急于巡巡引兵入睢陽睢陽隸宋州前後捕斬要遮凶氣連沮韓曰此謂巡至睢陽與許遠合轟雲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投尸于汴也漢兵已絶守疏勒而彌堅孫曰漢永平十七年班超在疏勒國十八年帝崩焉者以中國大喪攻沒都護而龜茲姑墨數攻疏勒超孤立無援吏士單少拒守歲餘○疏音踈虜騎雖强頓盱眙而不進孫曰南史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魏主攻盱眙輔國將軍臧質堅守魏人殺傷萬計尸與城平三旬不拔魏主退走○盱音吁眙音怡賊徒乃棄疾於我悉衆

合圍技雖窮於九攻韓曰呂氏春秋公輸般爲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見荊王曰宋必不可得請令公輸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故荊輟不攻宋矣墨子名翟宋大夫志益專於三板孫曰史記趙世家智伯率韓魏攻趙襄子奔保晉陽三國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沈者三板偪陽懸布之勁孫曰襄十年左傳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主人懸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懸之。偪音逼勁字一本作巧汧城鑿穴之奇韓曰史田單攻齊收城中牛得千餘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茅于其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牛尾熱怒而奔燕軍大驚敗走。汧音牽息意牽牛羞鄭師之大臨孫曰宣十二年左傳楚人伐鄭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三月楚克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甘心易子

鄙宋臣之病告韓曰宣十五年左氏楚子圍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諸侯環顧而莫救國命阻絕而無歸以有盡之疲人敵無已之强冦公乃躍馬潰圍馳出萬衆抵賀蘭進明乞師進明乃張樂侑食以好聘待之公曰敝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燕禮獨何心歟乃自噬其指曰啖此足矣孫曰巡等守睢陽死傷之餘纔六百人時河南節度使賀蘭進明在臨淮擁兵不救八月巡令霽雲將三十騎犯圍而出告急臨淮進明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泣且語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因噬嚙落一指以示進明曰

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坐中皆為泣下韓曰按舊史云請嚙一指留於大夫示之以信歸報本州新傳云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因拔佩刀斬一指血淋璃以示賀蘭公此所載又有嗷此足矣之文其不同如此温公考異從舊傳 **遂慟哭而返即死孤城** 韓曰霽雲遂自臨淮還睢陽縋城而入城中將吏知救不至慟哭累日 **首碎秦庭終慒無衣之賦** 韓曰定四年左氏申包胥如秦乞師秦哀公為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孫曰庾信哀江南賦曰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 **身離楚野徒傷帶劒之辭** 孫曰楚詞九歌云帶長劒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離曹武亘切 **至德二年十月城陷遇害** 韓曰霽雲等皆為賊所執賊將以刃脅巡巡不降又降霽雲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霽雲笑曰將欲有為也公知我

者敢不死亦不降乃與姚閭等遇害惟遠執送洛陽無傳燮之歎息孫曰後漢傳燮字南容為漢陽太守賊圍漢陽欲送燮歸鄉里燮慨然嘆曰吾行何之吾必死於此遂麾左右進兵臨陣戰沒有周苛之慷慨孫曰漢書高祖使周苛守滎陽楚下滎陽生得苛苛罵項羽羽烹之慷下朗切慨口溉切聞義能徙童曰語曰聞義不能徙是吾憂也果其初心烈士抗詞痛臧洪之同日韓曰臧洪字子原袁紹執洪殺之洪邑人陳容謂紹曰將軍欲為天下除暴而先專誅忠義豈合天意又曰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遂復見殺見者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直臣致憤惜蔡恭於累句韓曰劉璠梁典云武帝天監三年魏兵圍義陽司州刺史蔡道恭禦之相持百餘日道恭疾卒詔使郢州刺史曹景宗救援景宗頓兵不進義陽遂陷御史中丞任昉彈劾景

宗畧曰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直臣蓋指任昉也朝廷加贈特進揚州大都督定功為第一等與張氏許氏並立廟睢陽歲時致祭男在襁褓皆受顯秩賜之土田奏刻鮑信之形孫曰魏志初平二年鮑信擊黃巾于壽張力戰鬬死繼而破之購求信不得衆乃刻木為信狀祭而哭焉今本作鮑勛誤陵圖龐德之狀孫曰魏志龐德字令明與關侯戰為侯所得侯謂曰不降何為德罵曰我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也為侯所殺于禁等七軍皆沒孫權稱藩遣禁還魏帝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屋畫關侯戰克龐德憤怒禁降伏之狀禁見慙恚發病薨納官其子見勾踐之心孫曰越語勾踐棲于會稽乃令於三軍曰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官其子注云官仕也仕其子而教之廩以食之

也羽林字孤知孝武之志韓曰漢百官表武帝時從軍死事者之子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羽林孤兒少壯令從軍舉門闕於周典孫曰周禮司門職云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註云財所謂門闕之委積也死政之老國中死事者之父母也孤子也韓曰又遺人云掌門闕之委積以養孤老徵印綬於漢儀韓曰漢時印佩非若今之金紫銀緋長使服之也蓋居是官則佩是印罷則解之故三公上印綬後漢張奐云吾前後十要銀艾銀即銀印艾即綠綬十要者一官一佩之耳印不甚大淮南王曰方寸之印丈二之組是也漢世功臣死後多賜印綬焉見孔氏雜說王猷以光寵錫斯備於戲雎陽之事不唯以能死為勇善守為功所以出奇以恥敵立慬以怒寇孫曰列子刺客曰虞氏富樂之日久

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心吾不侵犯之而辱我以腐鼠不報無以立憧于天下憧勇也勤謹二音一本作僮俾其專力於東南而去備於西北力專則堅城必陷備去則天討可行是故即城陷之辰為尅敵之日孫曰十月癸丑睢陽城陷庚申安慶緒奔河北壬戌克東京世徒知力保於江淮而不知功靖乎醜虜論者或未之思歟公諱霽雲霽子計切字某范陽人有子曰承嗣七歲為婺州別駕賜緋魚袋歷施涪二州涪音浮服忠思孝無替負荷懼祠宇久遠德音不形顧斵堅石斵音卓假辭紀美惟公信以許其友剛以固其志仁

一大木置鐵籠盛火焚之其梯中折梯上卒盡燒死○偵伺也視也丑正切又豬孟切鈐馬非艱孫曰宣十五年公羊傳鉗馬而秣之鈐鉗通用析骸猶競解見上浩浩列士不聞濟師孫曰時許叔冀在譙郡尚衡在彭城賀蘭進明在臨淮皆擁兵不救兵食殲焉守逾三時公奮其勇單車載馳投軀無告噬指而歸力窮就執猶抗其辭解亦見上圭璧可碎堅貞不虧寇力東盡兇威西恧恧懟也女六切孤城既拔渠魁受戮雷霆之誅由我而速巢穴之固由我而覆江漢淮湖羣生咸育倬焉勲烈孰與齊躅說文蹈躅也躅厨玉切天子震悼陟是元功旌褒有加命

秩斯崇位尊九牧禮視三公建兹祠宇式是形容牲牢伊碩黍稷伊豐虔虔孝嗣望慕無窮刋碑河滸萬古英風

孫曰大歴十二年四月以南霽雲子為歙州別駕又貞元二年二月授承嗣官旌忠烈之後

五百家註柳先生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 五百家註柳先生集卷六

## 碑

### 曹溪第六祖賜謚大鑒禪師碑

集註六祖惠能也姓盧氏新州人化于新州國恩寺憲宗時賜謚大鑒塔曰元和靈照公在柳州作此碑東坡嘗曰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嶽諸碑絶妙古今真知言哉補註邵太史曰東坡於古人但寫淵明子美太白退之子厚之詩為南華寫子厚六祖大鑒禪師碑南華又欲寫劉夢得碑則辭之

扶風公廉問嶺南三年（孫曰元和八年十二月以桂管觀察使馬總為嶺南節度使扶風人也）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稱號疏聞于上詔謚大鑒禪師塔曰靈照之塔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下尚書祠部符到都府（都府節度府也）公命部吏洎州司功掾告于其祠幢蓋鐘鼓（幢傳江切）增山盈谷萬人咸會若聞鬼神其時學者千有餘人莫不欣踴奮厲如師復生則又感悼涕慕如師始亡因言曰自有生物則好鬬奪相賊殺喪其本實詩乖淫流（詩亂也○詩蒲昧切又音勃）莫克返于初孔子無大位没

以餘言持世更楊墨黃老益雜其術分裂而吾浮圖說後出推離還源合所謂生而静者（孫曰禮記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梁氏好作有為師達摩譏之空術益顯（孫曰後魏太和十年有僧達摩者本天竺王子以護國出家入南海得禪宗妙法云自釋迦相傳有衣鉢為記世世相付授達摩賫衣鉢浮海而來至梁詣武帝帝問以有為之事達摩不悅乃之魏隱於嵩山少林寺遇毒而卒是為初祖）六傳至大鑒（孫曰達摩以其法傳慧可是為二祖惠可傳璨是為三祖璨傳道信是為四祖信傳弘忍是為五祖忍傳惠能是為六祖）大鑒始以能勞苦服役一聽其言言希以究師用感動遂受信具（信具衣鉢也）遁隱南海上人無聞知又十六

位公始居山西南巖石之下人遺之食則食不遺則食土泥茹草木其取衣類是南極海裔北自幽都來求厥道或值之崖谷羸形垢面躬負薪槱孫曰詩薪之槱之槱積木燎之也槱音酉以為僕役而媟之乃公也韓曰說文媟嬻也○媟音薛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權俾得以疾至故示專念書塗巷刻谿谷不勤誘掖以援于下不求而道備不言而物成人皆負布帛斬木石委之巖戶不拒不營祠宇既具以洎于德宗申詔褒立是為彌陀寺施之餘則與餓疾者韓曰說文云施

惠也。施施智切不尸其功公始學成都唐公次資川詵公詵公學於東山忍公集註釋氏五祖忍公姓周黃梅人與四祖道信並住東山寺故謂其法為東山法法照智詵皆學於忍惟唐公真公及衡山承遠未詳皆有道至荊州進學玉泉真公真公授公以衡山俾為教魁人從而化者以萬計初法照居廬山由正定趨安樂國由字一本作中見蒙惡衣侍佛者佛告曰此衡山承遠也出而求之肖焉乃從而學傳教天下由公之訓公為僧凡五十六年其壽九十一貞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終于寺葬于寺之南岡刻石于寺大門之右銘曰

一氣迴薄茫無窮其上無初下無終離而為合蔽而通
始末或異今焉同虛無混冥道乃融聖神無跡示教功
公之率衆峻以容公之立誠教其中教一作放一服庇草木蔽
穹隆仰攀俯取食以充形遊無極交大雄夫子稽首師
順風四方奔走雲之從經始尋尺成靈宮始自蜀道至
臨洪洛謀往復窮真宗弟子傳教國師公化流萬億代
所崇奉公寓形於南岡幼曰弘願惟孝恭立之茲石書
玄蹤

岳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

韓曰為永州司馬時作

維其年月日岳州大和尚終于聖安寺凡為僧若干年年若干有名無姓世莫知其閭里宗族所設施者有問焉而以告曰性吾姓也其原無初其冑無終孫曰說文云冑肩也承于釋師以系道本吾無姓耶法劒云者我名也實且不有名惡乎存吾有名耶性海吾鄉也法界吾宇也戒為之墉惠為之戶以守則固以居則安吾閭里不具乎度

門道品其數無極菩薩大士其衆無涯吾與之戚而不吾異也吾宗族不大乎其道可聞者如此而止讀法華經金剛般若經數逾千萬或譏以有為曰吾未嘗作嗚呼佛道逾遠異端競起唯天台大師為得其說和尚紹承本統以順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生物流動趨向混亂惟極樂正路為得其歸和尚勤求端慤以成至願凡聽信者不惑其道或譏以有跡曰吾未嘗行始居房州龍興寺中徙居是州（徙居一作徙于）作道場于楞伽北峯（楞音

稜不越閫者五十祀〔閫苦本切與梱同〕和尚凡所嚴事皆世高德始出家事而依者曰卓然師居南陽立山〔孫曰南陽鄧州〕葬岳州就受戒者曰道顗師居荆州弟子之首曰懷遠師居長沙安國寺為南岳戒法歲來侍師會其終遂以其月某日葬于卓然師塔東若干步銘曰

道本於一離為異門以性為姓乃歸其根無名而名師教是尊假以示物非吾所存大鄉不居大族不親淵懿內朗沖虛外仁聖有遺言是究是勤惟動惟默逝如浮

雲教久益微世罕究陳爰有大智出其真門（一作論）師以顯示俾民惟新情動生變物由湮淪爰授樂國參乎化源師以誘導俾民不昏道用不作神行無迹晦明俱如生死偕寂法付後學施之無斁（斁厭也夷益切）莫從我師無忘真宅薦是昭銘刻茲貞石

## 碑陰記

無姓和尚既居是山曰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動矣弘農楊公炎自道州以宰相徵過焉（孫曰大歷四年八月以道州刺史楊

炎同平章事以為宜居京師强以行不可將以聞曰願間歲乃往明年楊去相位竄譎南海上孫曰建中二年十一月炎自左僕射貶崖州司戶參軍終如其志趙郡李萼音諤辯博人也為岳州盛氣欲屈其道聞一言服為弟子河東裴藏之舉族受教京兆尹弘農楊公某孫曰元和四年楊憑為京兆尹以其隱地為道場奉和州刺史張惟儉買西峯廣其居凡以貨利委堂下者不可選紀受之亦無言將終命其大弟子懷遠授以道妙終不告其姓或曰周人也信州刺史李某一本云李公位公集

動言
事為

五百家註柳先生集卷六

求道者吾師示之以高廣通達一其空有而人知其所必至也故時推人師則專其首詔求教宗則冠其位披山伐木崇構法宇則地得其勝捐衣去食廣閱羣經則理得其深其道實勤而其心無求自大師化去教亦隨喪嗚呼大師之葬門人慕號長老愁痛遂相與以為茲塔巃石峻甃植木蓊茂蓊草木盛貌。蓊烏孔切又音翁凡衡山無與為比者然而未有能紀其事余既與大乘師重巽遊巽其徒也亟為余言故為其銘銘曰

苞元極兮韜大方威而仁兮幽以光行峻潔兮貌齋莊
氣混溟兮德洋洋演大律兮離毫芒度羣有兮耀柔剛
棟宇立兮像法彰文字闡兮聖言揚闡齒善切詔褒列兮宅
南方道之廣兮用其常後是式兮宜久長閟靈室兮記
崇岡即玄石兮垂文章學者慕兮哀無疆

南嶽般舟和尚第二碑

韓曰公嘗作南嶽彌陀和尚碑謂代宗時有僧法照言其師南嶽大長老有異德天子禮焉名其居曰般舟道場與此碑合孫曰按碑云前永州司馬員外置柳宗元撰并書元和三年十月

二十一人師為之首乾元元年韓曰以史考之乾元肅宗即位之三載廣德代宗即位之一載如此則乾元當在先廣德當在後然此碑正謂南岳大明寺律和尚則大明寺始立于廣德為信當是乾元字誤矣一本于此特曰某年疑之也又命衡山立毗尼藏詔選講律僧七人師應其數凡其衣服器用動有師法言語行止皆為物軌執巾匜孫曰左氏傳奉匜沃盥注匜沃盥器也○匜音移又演爾切奉杖屨為侍者數百剪髮髦被教戒為學者數萬得衆若獨居尊若卑晦而光介而大灝灝焉無以加也韓曰說文灝夷曠也○灝音皓其塔在祝融峯西趾下孫曰衡山有五峯祝融其一也碑在塔

東其辭曰

儒以禮行覺以律興一歸真源無大小乘大明之律是定是慧丕窮經教為法出世化人無疆垂裕無際詔尊碩德咸儀有繼道徧大州嶽音勿替祝融西麓（山足曰麓。麓音鹿）洞庭南裔（裔末也。裔音曳）金石刻辭彌億千歲

碑陰

凡葬大浮圖無竁穴（童曰竁穿地也。竁音釧）其於用碑不宜然昔之公室禮得用碑以葬其後子孫因宜不去遂銘德行

用圖久于世及秦刻山石號其功德亦謂之碑而其用遂行然則雖浮圖亦宜也凡葬大浮圖其徒廣則能為碑晉宋尚法故為碑者多法梁尚禪故碑多禪法不周施禪不大行而律存焉故近世碑多律凡葬大浮圖未嘗有比丘尼主碑事今惟無染寶來涕淚以求其志益堅又能言其師他德尤備故書之碑陰師凡主戒事二十二年宰相齊公映李公泌趙公憬尚書曹王皐裴公冑侍郎令狐公峘（已上六人史皆有傳）或師或友齊親執經受大

義為弟子又言師始為童時夢大人縞冠素舄韓曰說文縞鮮色舄履也。縞音杲舄音昔來告曰居南嶽大吾道者必爾也已而信然將終夜有光明笙磬之音衆咸見聞若是類甚衆以儒者所不道而無染勤以為請故末傳焉無染韋氏女世顯貴今主衡山戒法

衡山中院大律師塔銘

衡山中院大律師曰希操沒年五十七沒年一作末年既沒二十七年弟子誠盈奉公之遺事願銘塔石公咎姓咎子感切

同終始無爭受學之衆他莫能偕也凡所受教若華嚴
照公蘭若真公荆州至公律公皆大士凡所授教若惟
瑗道郢靈幹惟正惠常誠盈皆聞人嗚呼始終哉爲之
銘曰
首有承兮卒有傳華大訛兮持法權衆之至兮志益虔
雷發兆兮功已宣星告妖兮壽不延靈變化兮迎大仙
礱兹石兮垂萬年世有壞兮德無遷

五百家註柳先生集卷七